

# 刺桐为城

## ——读泉州记之二

文/潘向黎

有时候开玩笑,我会自称“南蛮子”(这是清朝满人对南方汉人的蔑称),但其实我们这些“南蛮子”,都是宋代以后从中原迁徙到福建的,福建最早的原住民,是闽越族。

闽越族是古代东方少数民族之一,以福建为主要居住地。闽越人的生活离不开水与海,因此他们善于造船、很早就开始航海,并且和日本、东南亚进行海上贸易。船棺葬、蛇图腾崇拜、文身、鸡卜等带神秘色彩的民俗,其实都与水上活动密切相关。比如文身,就是长年在海边生活的他们,用它避蛟龙之害。

在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看到的外形似鸟的船,是在别处从未见过的,这些造型奇异的船默默验证着历史上关于福建人的记载“……处溪谷之间,篁竹之中,习于水斗,便于用舟。水行而山处,以船为车,以楫为马。往若飘风,去则难从。”

以船为车,以海为路,在海上自如往来,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。考古发现,在秦汉时期,福建已经使用燃烧香料木的香熏了,而这些香料木,正是从东南亚、南亚诸国舶来的。舶来品,“舶”,航海大船也,一个舶字,明白无疑地告诉我们:进口货,最早都是从海路上来的。而文身的习俗,到了宋元时代大放光彩,泉州文身的技艺非常出名,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来泉州文身。马可波罗就说,有许多印度富人到刺桐城(泉州古称)来文身。元朝的《岛夷志略》中载:“(外国)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纪,罄其囊囊,以文其身。”这狂热与今天的嗜美一族斥巨资赴韩国整容、去欧洲注射美容相比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“云山百越路,市井十洲人。执玉来朝远,还珠入贡频。”(唐·包何《送李使君赴泉州》)“秋来海有幽都雁,船到城添外国人。”(唐·薛能诗)唐朝不愧叫作“盛唐”,民族交融带来

的健旺血气、泱泱大国的自信心态,使得中国真正是个开放、自由而强盛的国度。在唐朝,今天被称之为“小小的”的泉州,成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港之一。五代时留从效扩泉州城,“重加版筑,旁植刺桐环绕”,俏丽浓妍的刺桐花从此在泉州处处盛开,泉州“刺桐为城”,泉州港也以“刺桐”的音译“Zaitun”闻名海外。

上苍何意,为什么是泉州——刺桐?

地理上是因为南方沿海多山,山地使沿海和内陆交通不便,加上当时的地方诸侯也需要海外资源来支持地方经济和自己的权威,于是自然而然转向海路的开拓。唐中后期,路上的丝绸之路因战乱而阻断,加上经济重心的南移,海上丝绸之路应运而生。“若欲船泛外国买卖,则自泉州便可出洋。”这是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里明晰的记录。

北宋初年,泉州已经是全国三大海港之一了,到中期,成为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港,北宋末年南宋初,已经和广州并驾齐驱。元代,“刺桐港是世界最大的海港”(摩洛哥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语),被誉为“东方第一大港”,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。

季风也是泉州的好朋友。秦汉起,东南沿海已经利用风帆和季风出海。唐宋两代,对季风的了解渐渐深入,利用得日益娴熟——“船舶去以十一月,十二月,就北风;来以五月、六月,就南风。”(朱彧《萍洲可谈》)即:东南亚太平洋航线和南亚印度洋航线,利用太平洋、印度洋夏季所吹的东南风和冬季所刮的西北风。王十朋诗谓“北风航海南风回,远物来输商贾乐”,也是当时人娴熟利用季风的明证。而今天泉州尚存的九日山祈风石刻,就是当时泉州地区祈神保佑出海顺风的官方典礼的遗迹。■

# 闲话清凉山

文/王卫军

清凉山古名石头山、石首山,踞于南京城西隅,以建有清凉寺得名,是南唐帝王的避暑行宫。

清凉山后坡,为诸葛亮武侯驻马坡。相传诸葛亮途经秣陵时,留下“钟阜龙蟠,石城虎踞,真帝王之宅也”的赞誉。山中有南唐古井一口,名“保大泉”。据说寺僧饮此井水,虽老须发不白,故又名“还阳井”。清凉山南麓有“扫叶楼”,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、名列“金陵八家”之首的著名画家龚贤故居。还有清朝督学御史耿定向讲学所筑的崇正书院。

今日清凉山因其深厚积淀,被开发定位为特色文化公园。公园内有复建的清凉寺,有规模可观的奇石馆,还有各式古玩店、画廊。店主们慵懒地斜倚在明式红木圈椅中,一边享受着从窗棂透进的暖暖秋阳,一边品味着紫砂壶中的香茗,也有的手持放大镜仔细辨别手中器物的包浆和成色,或耐心地把玩手中锃亮剔透的玉石,一切都显得如此闲适。

公园办了兰花展,整个清凉山都浸润在淡淡的幽香之中。我喜欢兰的风姿简淡,素雅高洁,更多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理由。因此,我的书房名为味兰斋。

我喜欢兰,却并不善养兰。每年兰展的时候,总要煞有介事去精挑细选一番,抱着几盆回家,摆得阳台、窗台满目兰花。兰花总不负众望,给拥挤的味兰斋带来缕缕兰的气息,那种惬意自不言说。但更多时,却是不停地重复着那校园歌曲:

我从山中来,带着兰花草,种在校园中,希望花开早,一日看三回,已看得花时过,兰花却依然,苞也无一个……

好在期待也是美丽的。况且,偶也有一两株兰花,会在某个清晨,送你意外的惊喜——把清瘦的花苞傲傲地托起,让你恨不得要还她一个比长安街还长的吻。

那年深秋的一个午后,约几好友小酌——就在清凉山凤凰会馆。馆前数株高大银杏,青石台阶拾级而上,映入眼帘的是朱门红柱、古色古香的正门,集鲁迅先生手书的匾额“凤凰会馆”四个黑底金字,那字中透出的浓郁的书卷气息远非寻常书家所能及。该馆格调高雅,经打探,得知整体设计出自著名设计专家、屡获“中国最美图书”大奖的速泰熙先生之手。步入会馆大门,在四合院正中是一清浅鱼池,池中十数尾红鲤结伴游来,异常可爱。几只乌龟则从假山石中翘首张望,憨态可掬。馆中悬有各式字画,为本已很文化的会馆又增添了几缕墨香。

菜是精致清淡的山肴野蔬,酒是醇香扑鼻的陈年老酿,觥筹交错、推杯换盏之间,便多了几分淡淡的酒意。于是,轻步在清凉山的青石小道上,阳光灿烂,轻风拂面,有鸟鸣声声,霜叶飘飘,在这喧嚣繁杂的都市,有此清静涤尘的去处,一切都如此美好。■



驼群 摄影/杨雨廷

# 意大利有感

文/陈瑞琳(美国)

意大利,一直是心里最想去的地方。想想“文艺复兴”,艺术与宗教的圣地,尤其是那个《罗马假日》的电影,真不知看了多少遍……终于踏上了去罗马的旅程。

临行前,休斯顿的友人说:“哇,你一定要走走电影里的路线!”张先生摇着满头的白发:“你一定要找个理发店,理一个像奥黛丽·赫本的短发!”说完他自己就笑得不行,他的声音那么年轻,叫我好感动。

罗马,这传说中的名城一下子把我带回到古罗马的岁月。从机场进城的大巴摇摇晃晃转弯抹角,正围绕着许多历史遗址,看到罗马人就在那残垣断壁下买菜回家,我的眼睛不由得拼命睁大。

罗马真如“假日”,到处都是观光的人群。还没回过神来,斗兽场的轮廓就突然间呈现在眼前。有云“大角斗场矗立,罗马便会存在。大角斗场倒塌,罗马就会灭亡。”爱伦坡曾说过“光荣属于希腊,伟大属于罗马”。站在这苍凉又恢宏的Cosseo面前,与那几位身着罗马斗士衣裳的人合影,我开始神思恍惚:罗马,你真的会永恒吗?

1700年前的台伯河水还在流淌,恺撒大帝广场的前方就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,那是马尔库斯·奥列里乌斯骑马的雕像。在帝国

广场的后方,就看到母狼与孪生兄弟的青铜雕像,历史,在这座城市里仿佛时空凝固。

美丽的西班牙广场,那古老的台阶就是《罗马假日》里奥黛丽·赫本吃冰激凌的地方。听说如今太多的游人都要在这里吃冰激凌了。法国人1723年所建的台阶下面就是破船喷泉,那可是雕塑大师贝尔尼尼的作品,看上去依然完整如初。

在罗马几乎都看不到本地人,度假的人潮涌在许愿池,涌在万神殿,涌在最美的纳沃纳广场。这广场从北到南呈椭圆形,分布着尼普顿喷泉、四河喷泉和摩尔人喷泉,那个时代真是英雄辈出啊!在广场上,我看见一个个画像的小摊贩,天天与大师们在一起取暖。

终于看见了天使桥,看见桥上面贝尔尼尼的大手笔,还有台伯河对岸的圣天使堡,这里也就是电影《罗马假日》里奥黛丽·赫本与乐队周旋逃跑的地方。灯火中,我突然明白了《罗马假日》为什么会选择在罗马,同时也明白了那位公主无法战胜的历史忧伤。

宗教的神圣与艺术的浪漫,正是罗马的精神与灵魂。人们喜欢来这里“度假”,是因为能看见

天上的神,也会看见地上的人,那是大写的“人”。

真没想到,到达威尼斯的当天,竟然是威尼斯一年中最大的涨潮日。所有的人不得不走在临时搭建的板凳桥上,眼前的景象却是可怜的商家们在努力地堵截着海水的进入,而威尼斯人自家用的小船已无法划进他们设在后院里的门洞。

在威尼斯的夜晚,我站在海明威曾喝醉酒的地方,看着海水从脚底升起,然后慢慢地淹过圣马可广场,空气里完全没喜悦的气息,尽管舞台上的乐师们还在镇静地演奏着音乐,我顿时感觉到这已不是古老的威尼斯,而是一艘人类的沉船。我们这些人,也只能学那些乐师,面色神圣,怀抱着自己最喜爱的乐器,直到最后一天。

威尼斯正在下沉,听说这里每年都要经历60多场海水的淹没,谁也没办法将这座城市挽救。看着那些圣马可广场上没路走的人们,看着那些无可奈何的人造桥,看着淹在水中的教堂,深切地感受着地球在变暖,海水在上升,还将有多少历史的名城最终将被海水淹没?今天是威尼斯,明天又是谁呢?地球啊,我们的家园,真的不是越来越好,醒醒吧,人类! ■



坝上草原 摄影/何静之